

Maotouying WenKu 第四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人的呼唤 ——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2 022 8305 5

凤凰文库

第四辑

人的呼唤

——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埃里希·弗洛姆 著

王泽应 刘莉 雷希 译

万俊人 校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梁玉玲

装帧设计 何礼蔚

人的呼唤

——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

王泽应 刘莉 雷希 译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03000

印数：1—9,500

ISBN 7-5426-0445-7/B·41

定价：2.65元

代 序

这本文集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三位伦理学专业研究生共同翻译的。作为本书的校者和他们的任课教师，我为他们所取得的这一成就而感到自豪和高兴。1988年上学期，我受命给王泽应等同学开设专业英语课程，同时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生刘莉同学来北大旁听此课的申请。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我发现这几位同学英语基础不错，又勤奋努力，颇有求知上进精神。所以，当他们提出想一试笔力的时候，我欣然把弗洛姆这本很精小的文集推荐给他们，并答应为他们校对。事实证明，他们的能力和工作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估价。几经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其水平已是相当令人放心，因之，我所作的工作也就难以副其“校”实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部译作已至于完美之境，很多不

尽人意的地方还多待读者和专家们雅正，而我个人当然要对这一点承诺主要责任。好在我自信这本译作并非仓促之功，年轻的译者们也极少有那种急功近利的实利主义俗气，译文之可信和准确，如同他们从事翻译所抱的态度一样令人放心。

毋庸赘述，弗洛姆其人其著在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史上都占有极为显赫的地位。而且，由于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使得他更受中国学术界智士们的偏爱，其基本著作已先后被逐译成中文。《论不从及其他》是弗洛姆逝世（1980年）后由遗孀爱丽丝·弗洛姆编辑整理出版的一部不大的论文集。由于该文所及论题十分重要，又使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尤其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独特洞见，大大增加了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士们的启迪作用。因之，翻译它的重要性或学术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

文集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6篇的中心主题主要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这些论文的特色在于，作者不是像许多中国学者那样，仅拘泥于一般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原著来抽象性地发表一通人道主义议论，而是选择

了哲学-心理学的交叉视角,提出了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独特解析,力图把精神分析的“微观方法”(弗洛姆语)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宏观理论。这显然有益于我们开拓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也是弗洛姆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宏观方法)与精神分析学的“微观探讨”之间建立新的人本主义联盟之尝试的一贯精神。其间的理论得失,自待各位读者精思明察。文集的后四篇论文在内在精神追求上,与前六篇论文并无殊异。所不同者,只是作者将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方法具体地运用于当代西方乃至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之中,对人的自然生成(老龄问题)、战争与和平,以及经济生活的某个方法(经济收入问题)等进行了特殊的精神文化分析。其中多有真知灼见,对于我们在探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应用于当代生活实际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也具有“他山之石”的效能。

最后,我还须向读者交待一下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本书的前言、第一至第四篇由王泽应君翻译,第五至第七篇由刘莉君翻译,第八至第十篇由雷希君翻译。全书由我统一校正。本书译定后,曾幸蒙中央高级党校教师李小兵同志

的热情惠荐，和上海三联书店“猫头鹰文库”主编、中央高级党校教师姚鹏同志的热情关怀与承诺，使之有可能荣幸地被纳入“猫头鹰文库”之列。在此，我谨受译者委托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两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向上海三联书店的同志们表示崇高敬意！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美学博士张首映等同志也曾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过热情的关切和鼓励，当一并致谢。

愿读者和我们一起共享本书所蕴涵的智慧启迪！

万 俊 人

1989年11月于北京大学。

前 言

埃利希·弗洛姆在这些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顺从人的本性与人性化社会的目标和不从各种偶像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今天，他的推理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对顺从论的不从和对共同的“非常识”的批判观点，依旧是我们的主要课题。

弗洛姆对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心理学洞见，促使他曾一度支持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投身于和平运动，同时也投身于采取裁军步骤的运动。在此，他将其不从的理论实际应用于各种形式的“常识”和官方政治思想之中，而他对健全思想的服从则继承了先知和由像阿尔伯特·史威泽尔、伯特兰·罗素那些人物所论证的传统。

这本集子的所有文章以前均在书刊和杂志上发表过，但这是第一次将它们汇集成册。这

些文章表明了埃里希·弗洛姆对和平与人类生存的深刻关注和同情。

对于所有帮助过本书出版的人们，我在此谨表谢意。

爱丽丝·弗洛姆
1981年于瑞士、罗卡洛

目次

前 言

作为一种心理学和道德学问题的

不从..... 1

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在马克思理

论中的应用.....11

先知与教士.....34

作为一种全球性人的哲学的人道

主义.....59

让人压倒一切.....76

有保证收入的心理方面.....99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114

单方面裁军的问题..... 136

老年化的心理问题..... 159

论和平的理论与策略..... 183

作为一种心理学和 道德学问题的不从

无数个世纪以来，多少国王、神父、封建主、工业资本家以及父母都坚信顺从是一种美德，而不从则是一种恶行。为了介绍另一种观点，让我们将其与下列陈述加以对比：人类历史肇始于一种不行的行为，而且很可能会终结于一种顺从的行为。

据希伯来和希腊神话所载，人类历史的开创源于一种不行的行为。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曾与自然和谐地相融一处，他们并未超越自然。在本性上，他们如同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既是人同时又不是人。只是由于他们不顺从某种命令，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改观。他们挣脱了与大地和母亲的维系，剪断了脐带，使人从一种前人类的和谐中突现出来，并得以向独立和自由迈出了第一步。不

从的行为使亚当和夏娃获得了自由，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开始如同陌生者一样互相打量着对方，身外的世界亦是那样奇特甚至与己相匹。他们以不从的行为挣脱了自然的原始羁绊，使其成为了人的个体。所谓“原罪”，远非人的堕落，而是使人获取了自由；它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为了学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完全的人，他们不得不离开伊甸园。

先知们在他们关于救世主的概念中肯定了人有不从权利的思想。人并没有因其“原罪”而堕落，相反还从史前和谐的羁绊中挣得了自由。在先知者们看来，历史是在人变成具有人性的人之际开始的。在历史展开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及其同伴与自然的新的和谐关系，从而大大发展了他的思维能力和爱的能力。这种新的和谐被描述为“末日”，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历史时期的末日。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堂。人之所以能单独创造出一个新的天堂，正是因为由于他因其不从而被迫离开古老天堂的缘故。

正如希伯来关于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一样，希腊关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也表明了全部人类文明都建立在一种不从行为的基础之上。普罗米修斯从天国盗火给人类，奠定了人类进化的

基础。没有普罗米修斯的“罪恶”，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同亚当和夏娃一样，他也因他的不从而受到惩罚。但是他并不后悔，也不请求宽恕，相反，他自豪地说：“我宁愿被锁在岩石之下，也不愿成为神的仆从。”

人类因不从而行为得以不断地进化，不仅精神得到了尽可能的发展，而且智力也得到了发展。人的精神之所以得到发展，仅仅是因为人敢于对以人类良心和真理名义出现的权威说“不”；人的智力发展依赖于不从而能力，即对试图禁止新思想的权威人士的不从而和对长期形成的已变为废话的权威观点的不从而。

我已经指出，如果说不从而能力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的话，那么顺从则可能会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我并不是象征性或理想化地来谈论此事的。在未来的5到10年间，人类可能、甚至极可能会毁灭文明和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在此，并没有任何合理性或意义。事实是，从技术上讲，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但是，从情感上讲，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们也依旧生活在石器时代。我们的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已进入20世纪，然而，我们对政治、国家和社会的认识却远远落后于科学的时代。人类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因为人们会顺

从那些命令他们的人从而铸成终身大错，因为人们会遵从古已有之的恐惧、仇恨和贪婪情感，因为人们会顺从国家主权和民族荣誉的绝对观念。苏联领导人谈论得最多的是革命，处在自由世界的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自由。然而，他们和我们都不赞许不从：在苏联明目张胆地动用武力，在自由世界里则含蓄地动用阴险的劝说方式。

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不从都是美德，而所有的顺从都是恶行。这种观点谅必忽略了顺从和不从之间的辩证关系。无论何时，顺从原则和不从原则都是不相容的，对某原则的顺从行为必然是对与它相对应的东西的不从，反之亦然。安提戈涅是这种二律背反的古代典型。如果他顺从国家那毫无人性的法律，那么他必然就会不从人性的法律。顺从后者，又必定会不从前者。所有为宗教信仰、自由和科学而殉难的烈士，为了顺从他们自己的良心、人性法和理性法，都必定不从那些想压制他们的人。如果一个人只能不从而不能顺从，他就是一个造反者（不是一个革命者），他就只会做出仇恨、沮丧和不满的事来，而不是以某种信仰或原则的名义行动。

为了防止术语的混乱，无论如何都得作些

重要的分类。对某个人、某种制度或权力的顺从(外在的顺从)是屈从，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自主以接受外界的意志或判断来取代自己的意志或判断。对自己理性或信念的顺从(自主的顺从)则不是屈从的行为，而是自我肯定的行为。如果我的信念和我的判断稳定可靠，那它们就是我的一部分。如果我遵循它们，而不遵从其他人的判断，那么，我就是在遵循我自己。因此，顺从这个词仅仅只能用于某种隐喻意义之中，而且基本说来，它具有一种不同于外在顺从的意义。

然而，对这种分类仍然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一是关于良心的概念，一是关于权威的概念。

“良心”这个词常用来表达两类互有较大差异的现象。一是权威主义者的良心，这种良心是我们渴望快乐、恐惧不快的某一内化的权威声音，大多数人顺从他们自己的良心时，都体验过这种权威主义者的良心。它也是弗洛伊德谈论过并称之为“超我”的那种良心。这个“超我”代表内化的命令和父亲的禁令，儿子因为惧怕才接受这种命令。这种权威主义者的良心不同于人道主义的良心。人道主义者的良心是一种表征个人摆脱外在的赏罚而独立存在的声

音，它建立在作为人类存在物的我们有一种什么是人，什么是非人，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有害于生活的直觉知识的事实之上。这种良心使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物的功能得以发挥，它是一种把我们称之为我们自己和我们人类的声音。

权威主义者的良心(超我)仍然顺从一种外在于我的权威，哪怕这种权威内在化了。我有意地相信我在遵循我的良心，然而实际上，恰恰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良心同超我共同内化为权威这种幻觉，比显然并不是我经历的权威有着更大的效力，所以我便轻易接受了这一权力原则。对“权威主义者的良心”的顺从，同对外在思想和权力的所有顺从一样，只会导向使自在和自我判断能力的“人道主义者的良心”衰竭。

另一方面，顺从他人事实上就是一种屈从，这一陈述也需要区分为“合理的”权威和“不合理的”权威。我们可以在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中找到合理的权威的例子，而不合理的权威的例子则可以在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中找到。两种关系都建立在个人的权威要求得到承认的事实之上。然而，从动态的方面来看，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理想的情形下，教师和学生的利

益有着共同的方向。教师的满足在于能否成功地使学生进步；如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他和他的学生的不幸。与此相反，奴隶主必定尽可能地剥削奴隶，他从奴隶身上得到的东西越多，他获得的满足就越充分。同时，奴隶力图尽可能地捍卫他最起码要求的幸福。奴隶和主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因为对一方有益的就是对另一方有害的。在每种情形下，一方压倒另一方的优势都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促进个人发展的条件从属于权力；其次，这种权力是他剥削的条件。同这一区别并列的另一区别是，合理权力是合理的，因为这种权力无论是一个教师所享有，还是某条船上的船长在紧急情况下所颁发的命令，都是以普遍存在的理性的名义而行使的，毋需强迫我就能接受；而不合理的权力必定使用武力或建议，因为一个人如果能自由地防止受剥削，那么就没有人甘愿让自己受剥削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那样倾向于顺从而难于不从呢？因为，只要我顺从国家权力、教会权力或公意，我就会感到安全和有保障。事实上，人们对自己所顺从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也很少区分。这种权力通常就是某种制度或某些人，这些人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动用武力，并欺骗性地